



永远的哨兵

张品成 著

永远的哨兵
那不行四面都是敌人记
火不然要暴露我们的
冲到前线冲冲

永远的哨兵

张品成
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远的哨兵 / 张品成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2000.12

ISBN 7-5442-1720-5

I. 永... II. 张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9299 号

YONGYUAN DE SHAOBING

永 远 的 哨 兵

作 者	张品成
责任编辑	刘 民 乔 晖
校 对	师 可
装帧设计	蒋 艳 王嫣妮
插 图	韩冰娜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5350227
公司地址	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曙光印刷厂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0
字 数	140 千
版次印次	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42-1720-5/I · 321
定 价	20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序

周政保

这本小说集的作品，我以前读过一些，如其中的《永远的哨兵》、《门板》、《大声歌唱》、《铜号和一张脸》等，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。如今读了全部作品，很实在地感觉到这是一本难得而富意味的小说集。不只是不少作品写得很出色，而且题材专一，都是描写小红军生活的，尤其是其中的每个“故事”，都拥有自己的特性，称得上是“好看耐读”。在我看来，红军题材的小说能写到这种程度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为了历史，也为了文学，我们确实应该多写红军的故事。我们不能忘记前人走过的路，更不能丢弃我们中国人曾经有过的精神。人是有点儿精神的——无论社会怎样进步，这一名言的质泽永远不会褪色。我们曾经有过很多红军生活的小说、散文、诗乃至电影、歌舞等，但我们只能说，有过的仅仅是微乎其微的一部分，大量“闻所未闻的故事”则还在历史的记忆中沉睡——犹如这本小说集中的“永远的哨兵”，还有很多很多等待我们去发现与塑造。尽管红军生活离世纪之交的今天已经很遥远了，而时代的变化也不是昨天的人们可能想像的，但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仍处在艰辛的历史跋涉之中，我们需要红军的精神——那种吃苦的精神，那种献身的精神，那种不畏艰险的精神，那种渴望解放与进步的精神。我们经历了无数的坎坷曲折才走到了今天，但面对今天的璀璨斑斓，我只想说，这本小说集所传达的“现实感”是很容易体察到的——小红军离我们并不遥远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的感慨及联想时常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之间，并对小说作者开始充满敬意。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难度众所周知，因为它对于作者来说，是一种没有亲历过的生活，一种难以想像的生活——红军的历史更是如此。但创作的难度终究不等于无所作为。要紧的是我们下不下功夫，用不用心思。从这本小说集中的作品可以看出，因为描写对象是“小红军”的缘故，倘仅靠翻阅资料，是很难呈显这等收获的。尤其是作者的感情，特别是那种深深的怀念，才可能使作品抵达动人的彼岸。所以我想说，创作是一回事，创作的精神又是一回事。在今天的小说界，数不清的著名或不著名的作家纷纷青睐于“现实题材”，这本小说集的作者却一往深情地执着红军生活的描写与表现——他把这一题材看做是自己的创作土壤。当然，他绝不会淡漠现实；他的题材选择与现实、与良知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们可以慢慢品读每篇小说之后的“后记”：虽则寥寥数语，却能将我们的联想拉得很长很远，甚至是无尽的或无比沉重的慨叹与感念——我只想说，别忘却他们，让他们像“永远的哨兵”那样永远地活在我们中间……这是我的心里话。

2000年10月于北京



作者简介:

张品成，男，195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。做过知青，教师。1982年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。曾从事成人文学创作多年，90年代开始儿童文学创作，现主要从事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儿童文学小说创作。已出版300多万字作品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二级作家，海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海口市文学艺术研究所专业作家。主要文学作品有：中短篇小说集《赤色小子》，散文集《壁上之榕》，长篇小说《北斗当空》、《翱翔如风》、《没有儿戏的童年》、《神奇邮路》、《考古夏令营窃案》，长篇童话《洋娃娃和玩具王国》。曾获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，第二届、第三届“巨人”中长篇儿童文学奖。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第四届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奖一等奖。

- 顽童意识使张品成较好地把握住了自己笔下人物的性格发展脉络，使无畏的战士与成长的少年角色转换中，产生了令人信服的阅读效果。

——高洪波

- 富有引人入胜的叙事魅力，论好看都好看；说有味，都隐含着和题旨相呼应的意味。

——周政保

- 品成独具慧眼，透视过历史上这血色苍茫的一页，写那红白交错，血水交织年代中人有性情、心灵、人的愿望与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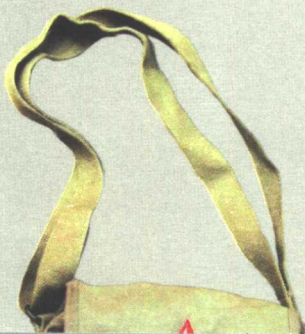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鲁枢元

- 较之以前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，他的小说的确给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——唐 兵

- 作家张品成塑造了鲜明而立体的少年之魂，他们也是历史之魂，民族之魂。这群独一无二的“红小鬼”的人物群像，是张品成对当代少年小说最独特的贡献。

——郁雨君



永远的哨兵 1

门 板 8

大声歌唱 16

墨 宝 24

铜号和一张脸 32

小兵的桃树 38

鬼是一棵矮杉树 44

走火事件 51

且少年比南 58

玩 具 65

母 子 82

好 佬 99

玖 儿 123

老 枪 142

哈达铺的报纸 162

已列入名册 175

泽南列宁小学的第一堂课 191

经 历 204

履 痕 239

目 录

永远的哨兵

一耕没爷没娘是个孤儿，却是个难缠的角。

红军一进村子，一耕就把师长缠住了。

一耕瘦瘦小小，个没竹帚高，还天生了一只脚有些瘸。却跟师长死搅蛮缠要入队伍。师长待人和气，什么时候脸都挂着笑，这怂恿了一耕的那份缠劲。

“我想入队伍！”他跟师长说。每回他都这么说，他老说这一句。

师长说：“你还小。”

一耕说：“我和旦福同年哩。”旦福是师长的勤务兵。

师长说：“入队伍要跑路，晚上走百多里，翻山越岭”



一耕说：“噢！你是说我脚哇，我脚不碍事，只是一只脚短些些。”

师长咧嘴笑了笑。

一耕说：“你看你笑，你不信吗？那我走给你看。”

一耕真的就走，在祠堂对面那道坡上上来下去几个来回，他一头大汗站在师长跟前。

“你看，我没瞎说吧。”他说。

师长不知说些什么好，他有些感动。“以后吧。”他说。

一耕就常来老祠堂，因为师长说过“以后”。他知道师长不会瞎说，他想那个“以后”能早些来。

二

那一天，一耕又来缠师长了。师长正忙，敌人大兵压境，已经到浒湾地界了，直逼苏区门户，师长心急火燎，满屋子的人都心急火燎。

一耕不知道那一切，他依然缠师长。“我要入队伍！”他牵了师长衣角说。

“都什么时候了？你来胡搅蛮缠！”参谋脸拉着，参谋要发火。师长摆摆手，师长没让参谋发火。师长笑着，师长也没说以后。师长拍拍一耕肩膀，和颜悦色。“好吧！”师长从屋角摸出根梭镖递给一耕，“就算你是队伍上的人了，你要好好放牛，一边在岭上放哨，南

崩那个岗交给你了。”

师长用一种婉转巧妙的方法支走了一耕，师长没办法，那时候太忙，师长急中生智那么说说，师长想，等忙过了这阵再给一耕细细说。

师长没想到队伍当天会开拔。快马送来急令，刻不容缓。师长没来得及向一耕收回那道“命令”。

那些天，一耕牵了牛，拎了梭镖在南岭那地方站岗，一副尽职尽责的模样。南岭就在路边，人来人往，有人看见一耕了，跟他打招呼：“一耕！那边有个蜂巢，我们熏了摘来炸蜂蛹吃……”

一耕说：“我站岗，你没看我正在站岗？”

“噢噢？”

“师长派的事！”一耕说。

“我是队伍上的人了！”一耕说。

“噢噢！”村人那么噢着，村人想笑没笑。

队伍没再回来。红军吃了败仗，一个月后往西南方向撤走了，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。后来，人们管那叫长征。

但一耕的哨一直没有撤，风霜雪雨，酷暑寒秋，他持一杆梭镖桩子似的立在岭上。

村人跟他说：“哨该撤了，你别那么瞎站。”

一耕说：“我没接到师长命令，我没接到红军命令。”



村人说：“谁知道？这年头……”

一耕说：“什么？！”一耕的眼睛老大。

村人“唉”了一声，村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那时候苏区已经沦陷，官方的报纸整日都少不了红军被“剿灭”的消息，分不出真假。

村人说：“你小心！”

村人说：“你最好是别那么！”

一耕不听，一耕很固执，一耕说：“我是队伍上的人了，我要执行命令。”

村人愕然，以为一耕痴了傻了。但一耕诸事从容，牧牛值哨，一丝不苟，不像痴傻的那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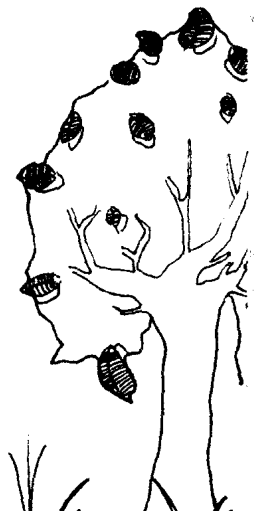
三

山里来了两个陌生人。

白军占领了与村子相邻的那个镇子多日，几个兵油子进山去打野兔，他们以为天下太平了，他们想找点乐子。那天他们喝了些酒，脚底轻飘软乎，走走就走到这地方来了。他们觉得这地方很不错，满眼的风景，心旷神怡。就着曲子在沟里跳着，他们不是唱是吹。他们用口吹着小曲。

他们没想到会有人喝令他们，“站住！”

一耕那些日子精神很好，他全神贯注站岗，世事全然不知，他很投入。他想，师长是什么人物？师长



给我派的事，我一定要好好弄。他就想了这些，他没想太多。

他在风里听到什么声音。

他听到的就是那两个白军士兵吹的小曲。

他往声音的方向望去，他看见两个白军士兵。

一耕跳了起来，他喊：“站住！”他看见两个白军士兵愣了一下，却没当一回事。他们甚至朝他笑了笑。他们没站住，他们晃荡了肩膀若无其事地朝前走着。他们以为那毛伢弄个事耍，他们以为那是个癫人。

“咦？”一耕很响地咦了一声。他又喊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声音很大，他听到自己那声喊在山谷里的回声。

两个白军士兵这回站住了，他们眨眉眨眼地看了一耕好一会儿，又互相对望了一眼。他们听出那伢不像是耍，他们看一耕神情也不像个癫人。

“我是红军！”一耕说。

“咦？！”这回咦的是两个兵痞。

“我是红军！”

“真的？！”

“那还会有假！”一耕很骄傲，他那么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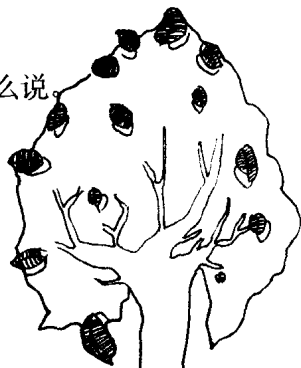
“噢噢！”两个兵痞说。

“噢噢！”一耕说。

“哈哈。”



5



“看你们，我想不出有什么好笑的。”一耕说。

“人说走运就走运了，门板也挡不住。”一个兵痞说。

“就是！”另一个说。

一耕要是不咬那人一口，也许没个什么事。可一耕咬了那人一口。两个兵痞过来下了一耕的梭镖，他们想把他绑了押回去领赏。就那会儿，冷不防一耕就狠狠咬住那人的大腿。

一耕往嘴上下死力气咬住不放，那士兵杀猪般地嚎叫起来。

他把那士兵腿上一块肉咬了下来。

那兵痞在地上滚了几滚，忽然站起拉动枪栓朝一耕开了一枪，一耕觉得胸口凉了一下，一股血涌了出来。他想喊声什么，却觉得喉咙被什么扎扎实实堵住了。

两个白军士兵把一耕打死了，这是那一年的事。

也是那一年，一耕流血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树，那树长在一耕站岗的地方，若干年后长成一耕站岗的那种姿势。村人从南岭过，冷丁就好像看见一耕还在那儿站岗。

他们说：“那是一耕哩。”

“啧啧！那就是一耕！”他们那么说，他们说了好多年。

那一年，村里来了一位将军，将军是当年的那个红军师长，他故地重游。

有人跟他讲了一耕的事，老人一拍脑门：“噢！有这事！有这事！”他说。

“我只是信口那么说说的，我经不住他那份磨，我就说一耕你去南岭站岗，你就算红军里的人了。”将军说。

“一耕说师长派的事，没师长的命令，哨我不能撤……”有人说。

“呀呀！这个一耕哟！”将军说。

将军来到一耕牺牲的地方，他看着那棵树，久久不言语。

将军临走时决定做一件事，他说：“我要给一耕立一块碑。”那碑很快就竖起来了，可是碑上的字怎么刻呢？随行人员想刻上“红军烈士王一耕之墓”，但有些拿不准，毕竟一耕不是正式在编的红军一员。他们请示将军。

“就这么写！”将军很坚决地说。

碑竖起来了，就在那棵树下，那是个高地方，从南岭那条道上过，一抬头就能看见那树和那碑。

门 板

哨兵在野地里被敌人探子捅了，伤很重，要就地做手术，缺一张手术台。医官说：“快，找张门板来！”尔东没多想，颠颠急步跑到村子里。正是夜半时分，村人都在熟睡里。





尔东拍房东窗户。

“宽叔! 宽叔!” 尔东声音急急。

里面有睡意朦胧的黏糊声: “谁?!”

“是我! 我是尔东。”

“尔东, 你不做好事, 夜半三更你拍人家窗子搅人好梦。”

尔东把来意说了。

宽叔没起床, “就这事?”

“就这事!”

宽叔说: “那我不起身了, 你自己拆吧。”

尔东说: “那我拆了啊, 天亮我就还回来。”

“我一定还! 又不是我借, 是红军借哩, 红军借东西还有不还的吗?” 尔东隔着窗子那么说。

“一针一线都还, 一根草都还……” 他说。

“我一定还, 就是尔东说话不算数, 难道红军能说话不算数?” 他说。

“啊呀, 宽叔你真好, 你是个大好人。” 他说。

尔东有些啰嗦, 尔东是那种过分认真而又有些话多的人, 他觉得这时候这种事情他好像该多说几句。多说几句没坏处。他想。

可尔东不知道其实多说少说一个样, 房东宽叔早睡熟了, 宽叔说完那句话一侧身又酣睡了过去。尔东说了些什么, 他一个字也没听见。

